

# 一个高大而清瘦的背影

叶三



秦龙门毕业证书



秦龙门诞辰百年纪念册

年初时，拙文《1977年冬，县前头的红榜》勾起了那个年代许多人的高考记忆。不久前，参加了瑞安中学74届(3)班高中同学会，又把自己拉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高中之后、高考之前，我们这代人是八仙过海，各有各的活法，而我则有幸成为瑞安仙降区卫生所(院)中医科秦龙门先生的最后一个弟子。

秦肇封(1908-1979)，字龙门，以字行，瑞安前金(今属飞云街道)人。1932年从上海国医学院毕业后，回乡开设国医秦龙门诊所，悬壶济世。其间曾在温州宗景国医专修社任教。1938年，被推举为瑞安中医公会理事，1948年，任中国医药研究月报社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县卫协执委副主任，瑞安县人民医院、仙降区卫生所(现为市二医)中医师，瑞安县第一至第六届人大代表。1962年，被评为省级著名中医师。其人谦恭沉默，寡于言谈。于临床治病，颇重医德，审证察脉，尤为精细，且每于处方之后，必将煎药、服药及将息之法一一嘱咐，云：方药咸当，成在一簣。可见秦氏临证，周详备至，何其慎也。善疗内、妇杂病，擅长湿症，尝谓：东南一带，地处窪下，水多地溽，浊气弥漫，其民濒海而居，不时接触者，水与湿也，加之膏粱厚味，瓜果生冷及酒酪之属，故临床所遇之疾患，挟湿者半数有奇。常以二陈、平胃、随证加减，每收良效。故同仁称之“二陈先生”。撰有《谈湿》一文。所遗有《退思楼医案》等(《瑞安市志·人物》第1690页、《瑞安市卫生志·历代名中医传略》第302页)。

新中国成立前，中医师受过高等教育的为数不多，名牌国医大学毕业生更是寥若星辰。上海国医学院是民国初期由我国医学家陆彭年(渊雷)和章成之(次公)在国内率先创办的一所新式国医学院，教学设备完善，图书馆丰富，有古今医学书籍。我国著名学者思想家章炳麟(太炎)担任院长，陆彭年担任教务主任兼伤寒金匱教授，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批新型的高级医学人才。秦先生聆听陆彭年、徐铨(衡之)、章成之、余杰(公侠)及沈仲圭诸名师的教导，在校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国医理论知识，学习成绩优异，系上海国医学院第四届毕业生。

当我拜师为徒时，秦先生已年近古稀，抱恙在身。起初，他犹豫再三，有点不想再收徒(年事已高，且已有两位在学)，唯恐误人子弟(先生语)。后来，见我态度坚决，悟性尚可，还算勤快，也就收为最后一个弟子。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拜师仪式。记得，第一天上班，我特意早点把诊室打扫一遍，等他进门后，我诚惶诚恐地叫了一声：秦先生。他不语，朝我点点头，就转身去看病人了。两位师兄坐着抄方，我站在一旁观看，我的中医师承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杏林多嘉木，吾师偶南方。先生淡泊名利，上海中医科班出生，却甘居乡里行医，一心勤研岐黄经典，过着清贫、宁静的生活。他那修长清瘦的身躯，整洁朴素的衣着，温文儒雅的举止，略显佝偻的背影令人难忘！虽然因年迈原因而只上半天班，但对病人、对学生态度和蔼，一丝不苟。他治学务实严谨，随诊教诲，看病审证察脉，老少无欺。先生要求我们学习一定要三熟，即熟读中医经典，熟背方剂汤头，熟知诸药性赋，要三会，即会望闻问

切，会古方今用，会融会贯通，要三行，即为人行得正，为医行得实，为心行得平。先生让我懂得如何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先生教我知道何为宣肺开窍，提壶揭盖，先生使我明白何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五十年前学徒事，依稀记得抄方时。

仙降区卫生所坐落在飞云镇马道村飞云西路，与城关镇隔江相望，城里人都叫江南岸为隔岸马道。起初，我每天要起早摸黑去飞云江渡口坐轮渡上下班，那著名的3分钱竹签(船票)和伫立船头迎着早晚时分飞云江上春夏秋冬的江风的感觉，至今难忘！所以，我的微信名就是“飞云渡”。后来，领导给我安排了筒子楼宿舍，与中药房一位名叫魏宏畴的老先生同住。十余平方，一老一少，他讲我听，其乐融融。这真是“医拜秦先生，药问魏老丈”的好时光。在他的手把手传授下，我们几个同龄师兄在中药房里闻香辨色识药材，捣药抓方比高低，也为中医学徒生涯平添了几分乐趣！住筒子楼的岁月里，我除了借三更灯火，读两千文章之外，还在卫生所药房里学习生产黄连素、食母生和蒸馏水，跟另一位中医师学习气功的逆式呼吸等，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和快乐。

师承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效仿某人或某个流派并继承其传统，师徒相传的系统”。《黄帝内经》中岐伯与黄帝一问一答，正是师承制度之肇始。弟子随师临证、侍诊左右，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通过老师的点拨达到心领神会、掌握精髓的效果，将老师的经验原汁原味地继承下去。这种传承方式在历史上一直延续至今，现有卫生部颁发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具体规定要求。秦先生先后招收有五名弟子：孙经敏、瞿汉云、杨跃进、谢来东和我。前两位是六十年代初的学徒，大师兄孙经敏先生既是他的得意门生，又是他的乘龙快婿，为人谦和，深得先生之衣钵，也是我们仨的副导师；二师兄瞿汉云先生，学业有成，先在瑞安县中医院工作，后任瑞安县卫生局副局长。后三位(我们仨)是七十年代初的学徒，我又比他们俩迟了几个月进师门，是名副其实的最后一个弟子，但我不敢妄称为“关门弟子”。因为百度百科解释：关门弟子是师父最后收授的弟子。师父在收关门弟子的时候都会十分慎重，久而久之就变成师父最钟爱的弟子，并给予其与其他弟子不同的特殊教诲和个别指导，最终或特别出众，或地位特别高，甚至获得真传。1977年学徒出师之后，我于冬季考上了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转学西医。尽管，后来我还是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内科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但深深觉得“龙门高仰止，江鲤难逐浪”。

大医德无痕，国粹弥须扬。2008年10月24日，金秋时分，瑞安隆重举行了纪念名中医秦龙门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高朋满座，我也特意从杭州赶来祝贺。纪念，不仅是为了怀念，也是为了传承，更是为了弘扬和创新。经由先生家人、好友和学生等共同努力下，组稿完成了精美的《春风风人——秦龙门诞辰百年纪念册》，这是一本完整的秦龙门先生原始生平资料及学术思想之集大成。本文的照片和部分资料也来源于该纪念册。

今年是先生诞辰116周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在极地书写如歌的年华

## 《南极点探险记》序

王安国

瑞安中学1990届蔡桂顺校友从南极点探险回来后，写了本书，邀我写序，我欣然答应。因为桂顺是个有温度的人，我素来欣赏。

多年前，我就通过《上望往事》认识了桂顺校友。他爱好写作，对乡土有特别浓深的情结并真诚地流之于笔端。《上望往事》是他的乡土作品代表作，写童年趣事，写父母故事，写六指虾蚬的家族往事，写出了故乡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教化。他的文字语言幽默诙谐、鲜活生动，里面还有许多非常接地气的瑞安方言，读来轻松又亲切。记得十几年前，《上望往事》在《瑞安日报》连载了大半年，农家出身的我颇为喜欢桂顺这种自然、真诚、充满家乡烟火气息的写作风格。在他的文章里，我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塘下场桥的一个农家少年。特别是他那些写父母的文章如《行走在觅食路上的母亲》《父亲和他的盟友》《诀别》等，非常真实、深沉，令人感慨万千。

在《上望往事》系列记录故乡的同时，桂顺还孜孜不倦地研究、记录瑞安地方人文历史方面的城南旧事。2014年，他以瑞安1990届慈善团队的名义创建了瑞安关爱抗日战争老兵公益组织。为了寻找瑞安抗战老兵有关的资料，他不畏艰难自费跑了许多地方，如南京、上海、云南……台湾就去过八趟，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事情。2023年9月，他在上海瑞中校友会年会上作分享，讲了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故事，让现场听众纷纷落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瑞安某地有个80多岁的老人，一辈子没有见过父亲，因为他是个遗腹子。1940年代初期，他父亲刚刚结婚不久就扛枪出去打日本鬼子，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儿子即那位80多岁的老人听说桂顺是做地方抗日战争人物资料收集，希望桂顺能够帮他寻找父亲的有关信息，也好让年事已高的自己在离开世界前能够一圆“见见父亲”的梦。然后桂顺和他的朋友们千方百计翻阅资料、寻找线索，后来终于在黄埔军校资料里找到一张老人的父亲在黄埔军校入读的黑白戎装照片。当桂顺一行人将这张穿越了80多年封尘在历史烟幕的黑白照片送到老人居住地时，当地民众在村口大放鞭炮，聚居地的一百多名族人齐刷刷跪在村口的黄土上，隆重迎接先辈的灵魂回家，场面之庄重肃穆，让人动容。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那天，桂顺在台上讲，我在台下感动得热泪盈眶。

桂顺在做瑞安抗日老兵公益事业的同时，很用心地收集到了很多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瑞中学生的资料，如林尹、秦汝标、朱珍顺、林育、潘桐等20多人。去年年底，我与蔡桂顺校友、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等一起去文成县看望了抗战老兵、101岁的林育校友。对于一所中学而言，这种资料是极其珍贵的，在某种意义上填补、充实了学校的发展史。

桂顺在台湾寻找、采访抗战老兵时，还特地收集了许多曾经毕业于瑞中的台湾籍校友的故事，如池士勋、林慰曾、李德进等老学长，并一一上门看望、采访，把老学长们对母校的眷恋之情记录下来，也向他们转达母校对老校友们的深切祝福，这样的行为很有意义，很好地沟通了母校和老校友的关



2023年12月20日，王安国校长为蔡桂顺授旗壮行

系，增添了瑞安中学浓浓的人情味。所以说，桂顺校友是一个温暖的人。他身上所具有的乡土情怀、母校情怀是赤诚的。这种赤子之心弥足珍贵。

最为难得的是，桂顺是个富有激情、勇敢清醒的追梦人，他的行动很好地诠释了母校“深思力行的瑞中精神”。这次他带着家人跟随探险队去号称“死亡坟场”南极点的南极点探险，据说，到南极区域旅游的人不少，而到南极点的人每年限制在80人左右，而且大部分是科考队员或探险者。桂顺前期辛苦准备了4年，途中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成功抵达世界真正的尽头，圆了他追了37年的南极点之梦。据说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抵达南极点的瑞安人，第一个抵达南极点的瑞中孩子。这种不忘初心、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奔波了10万里的他回到故乡瑞安后，多了个“南极人”的称号，很多人说他是“壮士”“勇士”，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他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他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强大的行动力、锲而不舍的意志。

追求自我实现是马斯洛理论中最高层次的需求，人们追求自我潜能的充分发挥和实现，追求个人成长和发展，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我觉得桂顺校友做到了。一个人在自身得到良好的发展后，要有社会担当，尽一些应尽的社会责任。桂顺的六指虾蚬家族，有做慈善的优良传统，他爷爷卖虾蚬赚钱后，出钱出力，为村里修桥补路。他母亲解放前高小毕业，知书达理，乐善好施。临终前嘱咐桂顺：你条件好了，要多帮帮那些困难的人。桂顺也一样，虽然是一介平民，平时却热衷于做慈善、做公益活动，播散正能量的种子，温暖、影响他人。所以，自称草根的桂顺校友，在我眼里是不平凡的，他的实际行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利他主义精神，也是瑞中培育、敢担当，有智慧，能做善人愿景的真实体现。

2023年12月某日，桂顺来学校找我，说自己即将去南极点追梦。我把一面瑞中校旗交到桂顺校友手里，并祝福他凯旋。一个月后，这面绕了大半个地球，在南极点上空飘扬过的校旗回到了母校，并被收藏在瑞中校史馆。和出发时相比，它的上面多了几个邮戳，那是珍贵的南极点邮戳。我希望瑞中学子们都能像桂顺校友一样，做一个坚定不移的行动派，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 似水流年

施正勤

每到6月5日这一天，我们这批鬓发斑白的战友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不刻意选择豪华的酒店，也不筹划搞一次长途旅行，我们团聚的目的很平凡：互道一声珍重，重温当年情谊，追忆那段流失在北大荒的青春岁月。

整整五十四年了。1970年6月5日凌晨，我们坐着大巴车，告别故乡，满怀激情与梦想，踏上遥不可知的行程。有与亲人离别的悲伤，更有对未来岁月的美好憧憬。

在金华转乘火车，后又转坐汽车，一路直奔北大荒。经过四个昼夜的行程，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三营营部驻地兴隆镇。早已有营部所辖几个连队的人员在指定地点接待我们。按照统一安排，我们28名瑞安知青被运送到二十七连。这就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落脚点，当时的口号是：屯垦戍边。

刚下车，眼前的景象令我们目瞪口呆，几位女同胞失声痛哭。连队荒凉简陋的现状远超大家的想象。

这是一个远离集镇、种田兼放牧牛羊的北方小村，虽然冠名为生产建设兵团，实则就是不折不扣的偏僻乡村。全连没有一座砖砌瓦盖的房屋，几间最气派的红砖建筑，顶上靠芦苇秆遮掩，两向分开，原来是母羊的产房与连长办公室，临时隔出两个大房间，成了我们这批新来知青的住宿处。一排芦苇席铺在木板上用树杆支撑着，席下面是麦秸，地面全是碎砂石，用脚踩几下，还能发现未清理干净的圆形羊粪蛋，整个连队还没有通电灯。

默默地走一圈，除了零星的土坯房，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黑黝黝的泥土伴随着仍有寒气的风，依稀夹杂几声羊叫声。凭着青春的热血与活力，我们起早摸黑在这片土地上劳作。铲地割麦，脱坯打井，还曾经被集中组织起来去修铁路、修水利(事实就是挖土方)。夏天去打草，双

手紧握大钎刀，腰臂合力割牧草，空中飞舞着成群的蚊子，还有牛虻，脚下的湿泥地中不时见到蚂蝗。冬天进入冰封的东沟里(沼泽地)割芦苇，积雪淹没了棉鞋，有时脱下厚厚的棉衣手闷(手套)，手指被锋利的芦苇叶划破，感觉钻心的疼，却流不出血。大约也是冻僵了吧？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还在大雪中迷失了方向，在东沟里的雪野中涉雪行走了几个小时，幸亏发现一位在窝棚里守芦苇荡的络腮胡子男人，好心送我们回到住宿的窝棚。当远远听到战友们那一声声回荡在旷野的呼喊时，才明白：我们终于平安回来了。

往事不堪回首，岁月把磨难演绎成亲切的回忆，追忆似水年华，皱纹与斑点改变了青春的容颜。

那一年，我未满十八周岁。转眼间，三个十八年过去了，我们都跨过了古稀之年。还有四位同连队的战友已经逝去。

记得十年前，几位战友专程去黑龙江当年洒过血汗的连队故地重游，也见到了几位阔别四十余年的老乡。一切都彻底改变了：楼房代替了土坯屋，再找不到泥泞的小路与别具特色的井旁轱辘，那一幕幕情景同样令我们诧异，现实比梦幻更引人感慨万千。

时过境迁奔波劳碌，江南塞北历尽沧桑，不计贫富也不怨艾，我们曾经是患难与共的同行者。可惜还有几位战友远在他乡，不能如约来团聚，只能遥寄一句问候与祝福。

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曾经的坎坷经历，让我们的岁月静好，为未来的祥和健康，饮一杯庆贺的酒。

窗外雨水淅淅沥沥，青春年华似水流去。那是一段血泪交加的艰苦日子，它凝聚着我们这批人刻骨铭心的特殊记忆与深情厚谊。



摄于北大荒，前排左二为作者施正勤